



佳木斯监狱位于佳木斯市莲江口镇,是黑龙江省东北部关押男性服刑人员的主要监狱,更是迫害黑龙江省东北部男性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法轮功学员被分散关押在各个分队。自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佳木斯监狱卖力执行江氏集团“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政策,残酷迫害导致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精神失常甚至死亡。目前仍有众多因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而被判以重刑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在佳木斯监狱中遭受折磨,记下了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与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监狱称转化),恶警们采用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酷刑手段,其血腥残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比当年希特勒的集中营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在佳木斯监狱遭受四年迫害的经历

我是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五月被当地公安局绑架,当时就被铐在铁凳上,恶警们对我轮番逼供。我不配合,他们边骂边威胁,恶警张X劈头盖脸的打我,“610”的恶警薛XX见我不顺着他的想法,猛踹我好几次。到了晚上,又把我锁在会议室的桌子腿上,让我腰直挺着坐在地上。他们一小时一换,轮番监视着我。我在公安局坐了两天铁凳子。后来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近三个月。

二零零二年八月份,我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四年送到香兰监狱。香兰监狱有二、三千犯人,狱警们都很凶恶,那种恐怖压抑的环境和气氛让人感觉象地狱一样。刚到那天,狱警检查我的包裹,什么也不让带进去,连一点卫生纸都被狱警拿走了。第三天,家人去看我,狱警在旁边监视着我们,我刚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就被恶警一顿臭骂。接下来的日子,恶警又逼迫着我“转化”,让我写所谓“四书”与法轮大法决裂。那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四年了,大法使我身心受益,我要按“真

善忍”的法理做好人,可是在恶徒的淫威下我违心写了“四书”,心里难过极了。

监狱里的伙食非常恶劣,给犯人喝的水里还养着鱼,我到后肚子一直不好,身体也很虚弱。有一次我干活时不小心碰着身旁路过的恶警,他转过身不由分说就把我一顿揍。又有一次,恶警给犯人们开会,我身体有些难受,稍微一动,就被恶警照头上一顿抽皮带,打的我眼前直冒金花。还有一次,休息时有几个犯人打起来了,我想可别打坏了,出人命,就想过去劝架,这时有个恶警闻声赶来,一个犯人指着我说:他要去打架。恶警也不问是怎么回事,过来就给我一顿电棍。

二零零二年十月,我被转到莲江口监狱,当时正是水稻收割的季节。恶警每天都看着我们去收水稻。我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去干,由于身体太虚弱,怎么干也赶不上别人,完不成任务,还被恶警马XX打了好几回。就这样干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夜里我起来小解竟休克了五分钟,后来一个犯人告诉我才知道。

二零零三年三月末我又被送到佳木斯监狱。因身体有病加上当时萨斯病传播的很厉害,恶警怕我传染,就让我在病监呆了几天。后来把我分到六大队。由于刚进监狱时被逼迫写了“四书”,我一直都非常痛心,因不甘心背叛自己的良心,就写了一份“严正声明”交给恶警,向他们声明我过去写的与大法决裂的“四书”全部作废,我不会放弃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信仰。恶警们看了又逼迫我写“悔过书”,经常找我麻烦。有一天,大队恶警隋金、徐崇文让我进门喊报告词,我说不会,他们就把我拽到楼里一顿打,打的我鼻子,嘴直流血,晚饭也没让我吃,很晚才放我回监舍。第二天,恶警刚刚上班,他们就把我弄到办公室,把我铐在床上,恶警隋金和滕启宁轮班用电棍电我,电的我脖子都是包,包上被电出两个窟窿直冒血水,很多天才好。十月的一天,我没有去上课,大队恶警头目常XX和隋金就对我大打出手,打倒了(转下页)

黑龙江公安厅反×教工作处恶报实例



2004年的春天3月份时,也就是迫害法轮功高潮时候。当时黑龙江省公安厅要成立一个叫“反邪教工作处”的部门(实际上中共本身就是最大最邪恶的邪教组织)。在组合时,有好多人都愿意担任这个部门的领导人。其原因是他们已经心知肚明,有一些人因参与破坏大法及迫害大法弟子而遭到了应有的报应。所以这个空位一直没有人愿意来。为了组成这个部门,省公安厅给这个空位子定了

(接上页)还用脚连踹带踢,打了好几次。第二天又让我和犯人排队去开会,还没到会议室,我就在走廊里晕倒了,恶警这才叫我回去休息。过了几天,我病情加重,不能吃饭、走路,恶警隋金仍不放过我,白天犯人们都在大厅里坐班,他就让我在大厅的地上躺着。一个多月后,他们看我真的不行了,就让犯人把我背到病监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又把我背回监舍,一看不行,又把我送回病监。病监的恶警说我装病,经常谩骂与打我,还用脚踢我床,踢的“咣咣”直响。

零四年三月末,佳木斯监狱和莲江口监狱合并了,我被关押到莲江口监狱二监区。我刚到没几天,听说要来检查团,恶警们赶快把我们十三个病号关到病监的黑屋里,不让检查团看见我们,也防止我们向上边反映情况。检查团刚走,我们就又都被押送回来了。几天后,恶警赵金鹏、许丛文给二监区的几个法轮功学员全部安排了“包夹”。恶警轮番找我们,对我们威逼利诱,让我们写“四书”。赵金鹏和许丛文经常打骂威胁我,还纵容包夹犯人韩本双、张平文欺负我。并把几个法轮功学员分别隔离,严加管制,不让家属接见,不让和其他犯人说话,买东西也受限制。五月份一天,包夹犯人张平文对我说,你要写了“四书”,二监区头子说奖给你二千块钱,还有一些优厚待遇,我拒绝了。赵金鹏和许丛文就继续迫害我。出工时别的犯人给我找的拄棍,被他们硬给拿走了。尽管我的身体不好,他俩也不让我回监舍休息,非让我在凳子上躺着。六月末,他俩气急败坏的指使包夹犯人把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关到一间屋子里,对我们大打出手。叫我弯腰撅着,又让我对墙站着,他们连打带踹,打的我鼻子嘴鲜血直流。高压下我被迫写了“悔过书”。在这种严重的迫害下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两个包夹犯人又狠又毒,甘心充当恶警的打手,不断的折磨我,我的身体就是在恶警与包夹犯人的长期摧残下所造成的。后来包夹犯人韩本双去监狱诊所看病与那里的恶警发生口角,被他们一顿毒打,还蹲了小号。另一个包夹犯人张平文每次到减期时,他总是出事,就是减不了刑。这都是他们参与迫害助纣为虐得了报应。

一个正处级待遇。就这样省公安厅装备处一位名字叫刁明伟的年轻力壮小伙子为了权、钱走上这个作恶的岗位。

在接职半年后即2004年9月的一天,刁明伟到佳木斯劳改队执行邪党迫害法轮功任务,开车共去四人。返城时车刚刚离开佳木斯,迎面就跟从山东开往佳木斯的一辆大货车对头相撞。当时就车毁人亡。只剩下司机一人且经过抢救后变成植物人。

这位年轻人为了权、钱撇下了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幼小的孩子。发生的这一切,是谁害了他?当时的他年仅36岁。◇

我的病情逐渐加重,零五年正月在监狱诊所看病时,大夫让我称了体重,一米七的个头儿才四十公斤。三月份我连续二、三天不吃不喝,恶警们开车拉着我到佳木斯市二院去检查,回来后把我放到病监。当时我家人托关系才看到我,当看到我这个情况时他们都伤心极了,病监恶警当着我家人同学还有狱政头子的面把检查的单据都读了一遍,我听到诊断书上说我的病情很危险,现在一点东西也不能吃,吃了就有生命危险。我家人向狱方强烈要求保外就医,狱方说什么也不干。我在病监一关又好几个月,包夹犯人韩本双在恶警的操纵下对我百般刁难。六月份时,他向恶警举报说我在病监炼功,我就被撵出病监。这时我刚能吃一点东西,身体非常虚弱,犯人把我背回了监舍。我在监舍里躺了快半年,到零六年元旦时身体恢复了一些,保住了一条命。

五月份我终于回家了。回家后我继续学法炼功,很快身体就恢复了正常,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显现,家人朋友都惊叹无比。

今天回想过去四年地狱般的生活,仍历历在目。多少次在死亡的关头,我依靠着对大法的信念挺了过来。在那受尽折磨的日子,我坚信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邪恶对正信的迫害不会长久,真理不会被谎言掩盖,他将在世间永存。我要出去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揭露邪党恶徒的迫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最好的最正的,告诉世人邪党的阴险恶毒,邪党必亡,切莫陪葬,快快退出共产邪党。

亲爱的朋友您好:在大陆媒体“文革”式铺天盖地“一言堂”的宣传下,还有多少人不真正了解法轮功呀。十一年来,法轮功修炼者不懈的将真相送到您的身边;十一年来,法轮功修者日众,洪传114个国家;十一年来,“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从未动摇;十一年过去了,当法轮功修炼者再次将真相资料送到您的手上时,您还犹豫什么?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